

革命文獻

第六十七輯

十次起義史料

# 十次起義史料

總述——有志竟成

孫 文

## 一、緒 言

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也。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

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，幸已達破壞之成功；而建設事業，雖未就緒，然希望日佳，予敢信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，以勵來者，且以自勉焉。

夫自民國建元以來，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，不下千數百種，類多道聽塗說之辭，鮮能知革命之事實；而於革命之源起，更無從追述，故多有本於予之「倫敦被難記」第一章之革命事由。該章所述，本甚簡略，且於二十餘年之前，革命之成否，尙成問題，而當時雖在英京，然亦事多忌諱，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余所創設者，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。今於此特修正之，以輔事實也。

茲篇所述，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。由立志之日起，至同盟會成立之時，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，故事甚簡單，而於贊襄之要人，皆能一一錄之無遺。自同盟會成立以後，則事體日繁，附和日衆，而海外熱心華僑，內地忠烈士，各重要人物，不能畢錄於茲篇，當俟之修革命黨史

時，乃能全爲補錄也。

## 二、革命言論時代

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之志。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爲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。

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，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，其爲人豪俠尙義，廣交遊，所結納皆江湖之士，同學中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，稍與相習，則與之談革命，士良一聞而悅服；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，如他日有事，彼可爲我羅致會黨，以聽指揮云。

予在廣州學醫，甫一年，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，予以其學課較優，而地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香港學校肄業。數年之間，每於學課餘暇，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。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，大放厥詞，無所忌諱。時聞而附和者，在香港祇陳少白、尤少紈、楊鶴齡三人。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。若其他之交遊聞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則以中風病狂相視也。予與陳、尤、楊三人，常住香港，朝夕往還，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，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，數年如一日，故港、澳間之戚友交遊，皆呼予等爲「四大寇」。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

## 三、革命運動之開始——創立興中會

及子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、羊城兩地以問世，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。

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。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至甲午中東戰起，以爲有機可乘，乃赴檀島、美洲，創立興中會，欲糾合海外華僑，以收臂助。不圖風氣未開，人心錮塞，在檀鼓吹數月，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，願傾家相助，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。

#### 四、第一次革命

時適清兵屢敗，高麗既失，旅、威繼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；清廷之腐敗盡露，人心憤激。上海同志宋曜如乃函促歸國，美洲之行，因而中止，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，以策進行。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；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。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，有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等；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，則陸皓東、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。予則常往來廣州、香港之間。慘淡經營，已過半載，籌備甚週，聲勢頗衆。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，乃以運械不慎，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。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，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同時被株連而死者，則有丘四、朱貴全二人，被捕者七十餘人。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，後竟病死獄中。其餘之人，或囚或釋。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敗後三日，予尚在廣州城內，十餘日後，乃得由間道脫險，出至香港。隨與鄭士良、陳少白同渡

日本，略住橫濱。時予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重遊檀島。而士良則歸國，收拾餘衆，布置一切，以謀捲土重來。少白則獨留日本，以考察東邦國情，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。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。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，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，即宮崎寅藏之兄也。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

## 五、秘密會黨之追述

予到檀島後，復集合同志，以推廣興中會。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，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；惟卒以風氣未開，進行遲滯。以久留檀島，無大可爲，遂決計赴美，以聯絡彼地華僑，蓋其衆比檀島多數倍也。

行有日矣。一日，散步市外，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，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。吾遂一躍登車，彼夫婦不勝詫異，幾疑爲暴客，蓋吾已改裝易服，彼不認識也。予乃曰：「我孫逸仙也」，遂相笑握手。問以「何爲而至此？」曰：「回國道經此地，舟停而登岸流覽風光也。」予乃趁車同遊，爲之指導。遊畢登舟，予乃告以「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，不日將由此赴美，隨將到英，相見不遠也。」遂歡握而別。

美洲之華僑風氣蔽塞，較檀島尤甚。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，橫過美洲大陸，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，沿途所過多處，或留數日或十數日，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，清政腐敗，非從民族根本改革，無以救亡，而故革之任，人人有責。然而勸者諄諄，聽者終歸藐藐。其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

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。

然美洲各地華僑，多立有洪門會館。洪門者，創設於明朝遺老，起於康熙時代。蓋康熙以前，明朝之忠臣烈士，多欲力圖恢復，誓不臣清，捨生赴義，屢起屢蹶，與虜拚命，然卒不救明朝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勢已盛，而明朝之忠烈，亦死亡殆盡。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，流傳後代，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，結爲團體，以待後有起者，可藉爲資助也。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。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。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，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，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，皆所當忌，而須嚴爲杜絕者，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，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。以此條件而立會，將以何道而後可？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，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。故洪門之拜會，則以演戲爲之，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。其傳布思想，則以不平之心，復仇之事導之，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。其口號暗語，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，遠而避之者也。其固結團體，則以博愛施之，使彼此手足相顧，患難相扶，此最合夫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。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，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。

國內之會黨，常有與官吏衝突，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，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尙多了解其義者。而海外之會黨，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，其結會之需要，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，政治之意味，殆全失矣。故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亦多有不知其義者。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門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。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？彼衆多不能答也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，鼓吹數年，而洪門之衆，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

## 六、倫敦被難始末

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，不過爲初期之播種，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；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。故於甫抵倫敦之時，卽遭使館之陷，幾致不測。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，始能脫險。此則檀島之邂逅，真有天幸存焉。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，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。

## 七、三民主義主張之所由完成

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歐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。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，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民權發達，如歐洲列強者，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，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採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題，同時解決。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。

## 八、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時代

時歐洲尙無留學生，又鮮華僑，雖欲爲革命之鼓吹，其道無由。然吾生平所志，以革命爲唯一之天職，故不欲久處歐洲，曠廢革命之時日，遂往日本，以其地與中國相近，消息易通，便於籌畫也。

抵日本後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、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，乃引至東京相會，一見如舊識，抵掌談天下事，甚痛快也。

時民黨初握政權，大隈爲外相，犬養爲之運籌，能左右之。後由犬養介紹，曾一見大隈、大石尾崎等，此爲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。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，如頭山、平岡、秋山、中野、鈴木等。後又識安川、犬塚、久原等。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，先後多有資助，尤以久原、犬塚爲最。其爲革命奔走，始終不懈者，則有山田兄弟、宮崎兄弟、菊池、萱野等。其爲革命盡力者，則有副島、寺尾兩博士。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，以誌不忘耳。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，不能於此一一悉記，當俟之革命黨史也。

日本有華僑萬餘人，然其風氣之錮塞，聞革命而生畏者，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。吾黨同人，有往返於橫濱、神戶之間，鼓吹革命主義者，數年之中，而慕義來歸者，不過百數十人而已，以日本華僑之較之，不及百分之一也。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，其難固已如此，而欲向內地以傳布，其難更可知矣。內地之人，其聞革命排滿之言，而不以爲怪者，只有會黨中人耳。然彼衆皆知識薄弱，團體散漫，憑藉全無，只能望之爲響應，而不能用爲原動力也。

由乙未初敗，以至於庚子，此五年之間，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。蓋予既遭失敗，則國內之根據，個人之事業，活動之地位，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革命之基礎，皆完全消滅。而海外之鼓吹，又毫無效果。適於此時有保皇黨之發生，爲虎作倀，其反對革命，反對共和，比之清廷爲尤甚。當此之時，革命前途，黑暗無似，希望幾絕，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，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。

## 九、第二次革命

隨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，創辦中國報，以鼓吹革命；史堅如入長江，以聯絡會黨；命鄭士良在香港，設立機關，招待會黨。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，並合於興中會之事也。

旋遞清廷有排外之舉，假拳黨以自衛，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，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。予以爲時機不可失，乃命鄭士良入惠州，招集同志，以謀發動；而命史堅如入羊城，招集同志，以謀響應。籌備將竣，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，繞道至香港，希圖從此潛入內地，親率健兒，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，以救危亡也。不期中途爲奸人告密，船一抵港，即被香港政府監視，不得登岸，遂致原定計劃，不得施行。乃將惠州發動之責，委之鄭士良；而命楊衢雲、李紀堂、陳少白等在香港爲之接濟；予則折回日本，轉渡臺灣，擬由臺灣，設法潛渡內地。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，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也。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，許以起義之後，可以相助。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，就地加聘軍官。蓋當時民黨尙無新知識之軍人也。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。並改原定計畫，不直逼省城，而先占領沿海一帶地點，多集黨衆，以候予來，乃進行攻取。士良得令，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於三洲田之衆，出而攻撲新安、深圳之清兵，盡奪其械，隨而轉戰於龍岡、淡水、永湖、樂化、白芒花、三多祝等處，所向皆捷，清兵無敢當其鋒者，遂占領新安、大鵬至惠州、平海一帶沿海之地，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，及武器之接濟。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，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，與前內閣大異，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，又禁武器出口，及禁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者。而予潛渡之計畫，乃爲破壞。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，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，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。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，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。士良連戰月餘，彈藥已

盡，而合集之衆已有萬餘人，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。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，遂立令解散，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，間道出香港。山田後以失路，爲清兵所擒被害，惜哉！此爲外爲外國義士爲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。

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，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，皆不得當。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燬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而殲之。炸發不中，而史堅如被擒遇害，是爲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。堅如聰明好學，真摯誠懇與陸皓東相若。其才貌英姿，亦與皓東相若。而二人皆能詩能畫。皓東沉勇，堅如果毅，皆命世之英才，惜皆以事敗而犧牲。元良沮喪，國士淪亡，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。而二人死節之烈，浩氣英風，實足爲後死者之模範。每一念及，仰止無窮。二公雖死，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，無日或間也。庚子之役，爲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## 一〇、革命風潮初盛時期

經此次失敗而後，回顧中國之人心，已覺與前有別矣。當初次之失敗也，舉國輿論，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，咒咀謾罵之聲，不絕於耳。吾人足跡所到，凡認識者，幾視爲毒蛇猛獸，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。惟庚子失敗之後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，而有識之士，且多爲吾人扼腕嘆惜，恨其事之不成矣。前後相較，差若天淵。吾人覩此情形，中心快慰，不可言狀。知國人之迷夢，已有漸醒之兆。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，清帝后之出走，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，則清廷之威信，已掃地無餘。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，國勢危急，已岌岌不可終日。有志之士，多起救國之思，而革

命風潮，自此萌芽矣。

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，而赴東求學之士，類多頭腦新潔，志氣不凡，對於革命理想，感受極速，轉瞬成爲風氣。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，皆集中於革命問題。劉成禺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，被清公使逐出學校。而戢元成、沈虬齋、張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，以鼓吹革命。留東學生提倡於先，內地學生附和於後，各省風潮，從此漸作。在上海則有章太炎、吳稚暉、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，爲清廷所控。太炎、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，吳亡命歐洲。此案涉及清帝個人，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，清朝以來，所未有也。清廷雖訟勝，而章、鄒僅得囚禁兩年而已，於是民氣爲之大壯。鄒容著有「革命軍」一書，爲排滿最激烈之言論，華僑極爲歡迎，其開導華僑風氣，爲力甚大。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。

壬寅、癸卯之交，安南總督韜美氏託東京法公使屢次召予往見，以事未能成行。後以河內開博覽會，因往一行。到安南時，適韜美已離任回國，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。在河內時，識有華商龍生、甄吉亭、甄璧、楊壽彭、曾齊等，後結爲同志，於欽廉、河口等役，盡力甚多。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，予再作環球漫遊，取道日本、檀島而赴美、歐。過日本時，有廖仲愷夫婦、馬君武、胡毅生、黎仲實等多人來會，表示贊成革命。予乃託以在東物色有志學生，結爲團體，以任國事，後同盟會之成立，多與有力焉。

自惠州失敗，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，其受革命風潮所感，興起而圖舉義者，在粵則有李紀堂、洪全福之事。在湘則有黃克強、馬福益之事。其事雖不成，人多壯之。

海外華僑，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。故予此次漫遊所到，凡有華僑之處，莫不表示歡迎，較之往昔，大不同矣。

## 一一、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

乙巳春間，余重至歐洲，則其地之留學生，已多數贊成革命。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，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，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。余於是乃揭示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，以號召之，而組織革命團體焉。

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，加盟者三十餘人。開第二會於柏林，加盟者二十餘人。開第三會於巴黎，加盟者亦十餘人。開第四會於東京，加盟者數百人，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。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，故闕之也。此爲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，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，故祇以同盟會見稱，後亦以此名著焉。

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。蓋前者雖身當百難之衝，爲舉世所非笑唾罵，一敗再敗，而猶冒險猛進者，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，能及吾身而成功也。其所以百折不回者，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，昭蘇將盡之國魂，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。及乙巳之秋，集合全國之英俊，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，吾始信革命大業，可及身而成矣。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，而公布於黨員，使之各回本省，鼓吹革命主義，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。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，支部則亦先後成立於各省。從此革命風潮，一日千丈，其進步之速，有出人意表者矣。

## 一二、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

當時外國政府之對於中國革命黨，亦多刮目相看。一日，予從南洋往日本，船泊吳淞，有法國武官布加卑者，率其陸軍大臣之命來見，傳達彼政府有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好意。叩予「革命之勢力如何？」予略告以實情。又叩以「各省之軍隊之聯絡如何？若已成熟，則吾國政府立可相助。」予答以未有把握。遂請彼派員相助，以辦調查聯絡之事。彼乃於駐紮天津之參謀部，派定武官七人，歸予調遣。予命廖仲愷往天津，設立機關。命黎仲實與某武官調查兩廣。命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、滇。命喬宜齋與某武官往南京、武漢。

時南京、武昌兩處新軍，皆大歡迎。在南京有趙伯先接洽，約同營長以上各官相見，秘密會議，策畫進行。而武昌則有劉家運接洽，約同同志之軍人，在教會之日知會開會，到會者甚衆。聞新軍鎮統張彪亦改裝潛入。開會時各人演說，大倡革命，而法國武官亦演說贊成，事遂不能秘密。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派洋關員某國人尾法武官之行蹤，途上與之訂交，亦僞爲表同情於中國革命者也。法官以彼亦西人，不之疑也，故內容多爲彼探悉。張之洞遂奏報其事於清廷，其中所言革命黨之計畫，或確或否。清廷得報，乃大與法使交涉。法使本不知情也，乃請命於政府，何以處分布加卑等。政府飭彼勿問，清廷亦無如之何。未幾，法國政府變更，而新內閣不贊成是舉，遂將布加卑等撤退回國。後劉家運等，則以關於此事被逮而犧牲也。此革命運動之起國際交涉者也。

### 一三、發刊民報與各地之舉義

同盟會成立未久，發刊民報，鼓吹三民主義，遂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，自有雜誌以來，可謂成功最著者。

其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，當仁不讓，獨樹一幟以建義者，踵相接也。其最著者，如徐錫麟、熊成基、秋瑾等是也。

丙午萍醴之役，則同盟會會員自動之義師也。當萍醴革命軍與清兵苦戰之時，東京之會員，莫不激昂慷慨，怒髮衝冠，亟思飛渡內地，身臨前敵，與虜拚命。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衆。稍有緩却，則多痛哭流淚，以爲求死所而不可得，苦莫甚焉，其雄心義憤，良足嘉尚。獨惜萍鄉一舉，爲會員之自動，本部於事前一無所知，故臨時無所備。然而會員之紛紛回國從軍者，已相望於道矣。尋而萍醴之師敗，而禹之謨、劉道一、寧調元、胡英等，竟被清吏拿獲，或囚或殺者多人。此爲革命同盟會會員第一次之流血也。

### 一四、革命風潮鼓盪全國——兩年間發動六次革命

由此而後，則革命風潮之鼓盪全國者，更爲從前所未有，而同盟會本部之在東京，亦不能久爲沉默矣。

時清廷亦大起恐慌，屢向日本政府交涉，將予逐出日本境外。予乃離日本，而與漢民、精衛二人

同行，而之安南，設機關部於河內，以籌畫進行。旋發動潮州黃岡之師，不得利。此爲予第三次之失敗也。

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，亦不利。此爲予第四次之失敗也。

時適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，清吏派郭人漳、趙伯先二人各帶新軍三四千人往平之。予乃命黃克強隨郭人漳營，胡毅生隨趙伯先營而遊說之，以贊成革命。二人皆首肯，許以若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，彼等必反戈相應。於是一面派人往約欽廉各屬紳士鄉團，爲一致行動；一面派萱野長知帶款回日本購械，並在安南招集同志，並聘就法國退伍軍官多人。擬器械一到，則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，爲組織軍隊之用。東興與法屬之芒街，僅隔一河，有橋可達，交通甚爲便利也。滿擬武器一到，則吾黨可成正式軍隊二千餘人，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，而後要約郭人漳、趙伯先二人所帶之新軍，約六千餘人，便可成一聲勢甚大之軍隊。再加以訓練，當成精銳，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，而後出長江，以合南京、武昌之新軍，則破竹之勢可成，而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矣。

乃不期東京本部之黨員，忽起風潮。而武器購買運輸之計畫，爲之破壞。至時防城已破，武器不來，予不特失信於接收軍火之同志，並失信於團紳矣。而攻防城之同志，至時不見武器之來，乃轉而逼欽州，冀郭軍之響應。郭見我軍之薄弱，加以他軍爲之制，故不敢來。我軍遂進圍靈山，冀趙軍之響應。趙見郭尚未來，彼亦不敢來。我軍以力薄難進，遂退入十萬大山。此爲予第五次之失敗也。

欽廉計畫不成之後，予乃親率黃克強、胡漢民並法國軍官與安南同志百數十人，襲取鎮南關，佔領三要塞，收其降卒。擬由此集合十萬大山之衆，而會攻龍州。不圖十萬大山之衆，以道遠不能至，

遂以百餘衆握據三砲台，而與龍濟光、陸榮廷等數千之衆，連戰七晝夜，乃退入安南。予過諒山時，爲清偵探所察悉，報告清吏，後清廷與法國政府交涉，將予放逐出安南。

予於離河內之際，一面令黃克強籌備，再入欽廉，以圖集合該地同志。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，以圖進取雲南，以爲吾黨根據之地。後克強乃以二百餘人出安南，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，轉戰數月，所向無前，敵人聞而生畏。克強之威名，因以大著。後以彈盡援絕而退出。此爲予第七次之失敗也。

予抵星洲數月之後，黃明堂乃以百數十人襲得河口，誅邊防督辦，收其降衆千有餘人，守之以待幹部人員前往指揮。時予遠在南洋，又不能再過法境，故難以親臨前敵以指揮之，乃電令黃克強前往指揮。不期克強行至半途，被法官疑爲日本人，遂截留之，而送之回河內。爲清吏所悉，與法政府交涉，乃解之出境。而河口之衆，以指揮無人，失機進取，否則，蒙自必爲我有，而雲南府亦必無抵抗之力。觀當時雲貴總督錫良求救之電，其倉皇失措可知也。黃明堂守候月餘，人自爲戰，散漫無紀，而虜四集，其數約十倍於我新集之衆，河口遂不守，而明堂率衆六百餘人退入安南。此爲余第八次之失敗也。

後黨人由法政府遣送出境，而往英屬星加坡。到埠之日，爲英官阻難，不准登岸。駐星法領事乃與星督交涉，稱「此六百餘衆，乃在河口戰敗而退入法境之革命軍。法屬政府以彼等自願來星，故送之至此」云云。星督答以「中國人民而與其本國政府作戰，而未得他國承認爲交戰團體者，本政府不能視爲國事犯，而祇視爲亂民。亂民入境，有違本政府之禁例，故不准登岸。」而法國郵船停泊岸邊兩日。後由法屬政府表白：「當河口革命戰爭之際，法政府對於兩方，曾取中立態度，在事實上直等

於承認革命黨之交戰團體也。故送來星加坡之黨人，不能作亂民看待」等語。星政府乃准登岸。此革命失敗之後，所發生之國際問題也。

由黃岡至河口等役，乃同盟會幹部由予直接發動先後六次失敗。經此六次之失敗，精衛頗爲失望，遂約合同志數人，入北京，與虜會拚命。一擊不中，與黃復生同時被執繫獄，至武昌起義後，乃釋之。

## 一五、革命同盟會前後之籌資

同盟會成立之前，其出資以助義軍者，不過予之親友中少數人耳。此外則無人敢助，亦無人肯助也。

自同盟會成立後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矣。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，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，盡以助餉。其出資勇而摯者安南隄岸之黃景南也，傾其一生之積蓄數千元，盡獻之軍用，誠難能可貴也。其他則有安南西貢之巨商李卓峰、曾錫周、馬培生等三人，曾各出資數萬，亦當時之未易多見者。

## 一六、第九次革命

予自連遭失敗之後，安南、日本、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邇者，皆不能自由居處，則予對於中國之活動地盤，已完全失却矣。於是將國內一切計畫，委託於黃克強、胡漢民二人，而予乃再作漫遊，專任